

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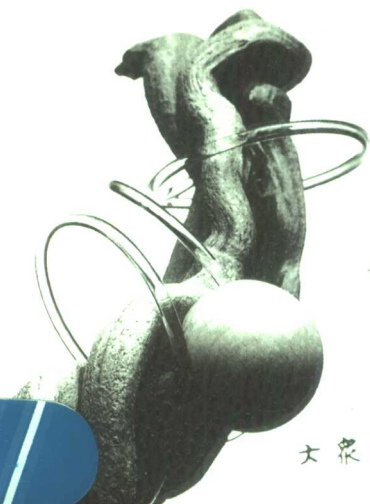
CHINA  
MODERN  
PROSE  
CLASSICS

钱

玄

周

卷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散文经典  
CHINA MODERN PROSE CLASSIC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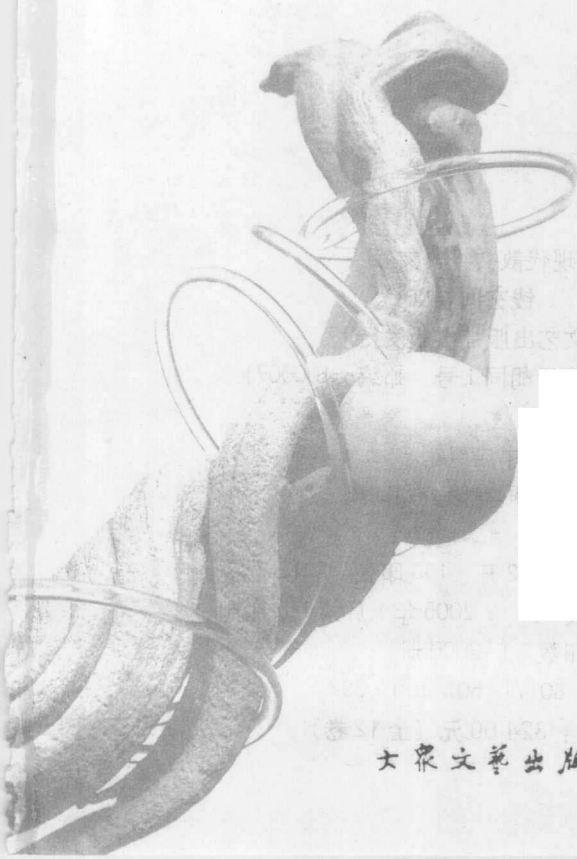
钱

玄

同



卷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.钱玄同/《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》编委会编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80171-607-8

I. 中... II. 中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7078 号

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

钱玄同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1号 邮编: 100007)

\* \* \*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 \* \*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 133 印张 2912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 册

ISBN 7-80171-607-8/1 · 397

全套定价: 324.00 元 (全 12 卷)



## 前 言

作为文学革命的前驱者和呐喊者，钱玄同（1887 - 1939）并不兼事创作，一生未作过一首新诗，也几乎不写离开了事功的而能称为创作的文章。但他留下的散文，确切地说应该是杂文，是足以成家名世的。说到底，钱玄同更是一位不折不扣、博学精专的学术大师。

做学者的钱玄同有许多故事可讲。最为世人熟悉的莫过于甘当五四文学革命急先锋的那个钱玄同。他虽非首当其冲的发难者，但却是一位最早给发难者以强力支持并身先士卒、冲锋陷阵的勇战士。他以声韵训诂学大家的身份出阵提倡新文学，当时即带给陈独秀、胡适以寂寞中最深切的鼓舞。尤为重要的是，他提出了诸如“文章应加标点符号，数字改为阿拉伯号码，纪年尽量采用公元纪元，书写改为左行横移”等后来悉数通行的主张，并率先提出了将“桐城谬种”和“选学妖孽”确定为文学革命对象的正确观点，功绩不可为不大矣。他不但身体力行以白话文做学术文章，而且在催促、支持新文学作品的诞生与成长上用尽心力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完成的。

然而钱玄同体现其学术大家身份的却还是他在小学（语言文字）、经学和史学上的精深的造诣。尤其是文字学的音韵部分，他既得先辈真传，又能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古韵，卓然成为音韵学界“古今中外派”的集大成



者。在中国近现代的汉字改革和国语运动中，钱玄同既敢于“破”，又勇于“立”，为汉字的定音、简化以及国语统一做了历史性的工作。譬若审定国音常用字汇，创编白话国语教材，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，这都是汉语发展史上彪炳千古的大事迹。钱玄同于古史经学上的贡献亦决不能忽视。他辨真伪、审虚实，同顾颉刚一起成为启用现代方法扩大古史辨运动的先驱。钱玄同一生奉行“打通后壁说话，竖起脊梁作人”的处世原则，个性鲜明甚至有些偏激。晚年热河沦陷，他三月谢绝宴请；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曾留学日本的他断绝与日人交往；北平被侵占，钱玄同复名钱夏，以示“夏而非夷”。身为大“儒”，却拥有“侠”的性格，于国难中表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品格，直至1939年因病猝逝。

不写白话诗，也不搞翻译、创作的钱玄同却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散文，其中尤以杂文和书信为多，而他的所有文章甚至是一些学术性的文章，也几乎都是用杂文的笔调写成的。鲁迅曾经赞道，“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，使读者览之了然，无所疑惑，故于表白意见，反为相宜，效力亦复很大。”这个评价是颇精当的。透过他的散文，我们可以更明晰地了解到钱玄同其人其文的品格与风貌。本文库收录了钱玄同散文创作（让我们权且写成“创作”吧）的经典作品，一并奉献给读者，也表达我们对生前不曾出过一本文集的作者的最好的致敬。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随感录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 1 ) |
| 李大钊《新的！旧的！》的附言 .....        | (25)  |
| 陈百年《恭贺新禧》的附志 .....          | (26)  |
| 什么话？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29)  |
| 寸铁十二则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32)  |
| 我对于耶教的意见 .....              | (37)  |
| “出人意表之外”的事 .....            | (42)  |
| “五四”与“游园”与“放假” .....        | (46)  |
| 我也来谈谈“博雅的手民” .....          | (49)  |
| 孔家店里的老伙计 .....              | (53)  |
| 《吴虞先生的来信》的“读后感” .....       | (57)  |
| 《世界语名著选》序 .....             | (62)  |
| 答溷生君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69)  |
| 不完全的“苏武古诗第三首”和“孔雀东南飞” ..... | (71)  |
| 零碎事情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76)  |
| 《胡适文存》究被禁止否？ .....          | (77)  |
| 悼冯省三君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78)  |
|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 .....     | (84)  |
| 随感录五则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89)  |
| 告遗老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92) 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之变迁 .....              | (98)  |
| 予亦名“疑古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11) |
| 这三天所见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13) |
| 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15) |
| 青年与古书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28) |
| 中山先生是“国民之敌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33) |
| 回语堂的信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37) |
| 介绍戴季陶先生的《孙中山先生著作及<br>讲演记录要目》 ..... | (149) |
| 我所希望于孔德学校者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152) |
| 关于反抗帝国主义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60) |
| 敬答穆木天先生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66) |
| 废 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77) |
| 反对章士钊的通信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83) |
| 《甲寅》与《水浒》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85) |
| 赋得国庆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90) |
| 我“很赞成”“甚至很爱”双十节这个名词 .....          | (195) |
| 十一月五日是我们第二个光荣的节日 .....             | (199) |
| 废 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03) |
| 赋得几分之几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20) |
| 在劭西先生的文章后面写几句不相干的话 .....           | (225) |
| 论几何学及伦理学书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228) |
| 废 话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34) |
| 疑古玄同与刘半农抬杠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238) |
| 关于魏建功的《胡适之寿酒米粮库》 .....             | (241) |
| 章太炎《清代学术之系统》演讲笔记的附记 .....          | (254) |
| 亡友单不庵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55) |
| 亡友刘半农先生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64)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哀青年同志白淶洲先生 .....    | (267) |
| 题先师章公遗像 .....       | (273) |
| 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..... | (275) |
| 刊行《教育今语杂志》之缘起 ..... | (281) |
| 共和纪年说 .....         | (285) |
| 酒 誓 .....           | (291) |
| 题《戴氏论语注》 .....      | (292) |
| 和知堂五十自寿诗二首 .....    | (293) |
| 挽伯兄念劬(恂) .....      | (295) |
| 挽梁任公(启超) .....      | (296) |
| 挽叶浩吾(瀚) .....       | (297) |
| 刘半农先生挽辞 .....       | (298) |
| 白淶洲先生挽辞 .....       | (299) |
| 挽马隅卿(廉) .....       | (300) |
| 挽季刚 .....           | (301) |
| 太炎先生挽联 .....        | (302) |



## 随 感 录

### 八

近来看见《上海时报》上登有广告，说，有《灵学丛志》出版；此志为上海一个乩坛叫做什么“盛德坛”的机关报。其中所列的题目，都是些关于妖精魔鬼的东西。最别致的，有吴稚晖先生去问音韵之学，竟有陆德明、江永、李登三人降坛，大谈其音韵。我看了这广告，觉得实在奇怪得很，因此花了三角大洋，买他一本来看看，究竟是怎么一回怪事。

买了来，大略翻了一遍，真是光怪陆离，无奇不有。不料世界已至二十世纪时代，中国号称共和者亦已七年，还居然出现此种怪事。唉！——现在姑且耐住火性，替他开一篇账再说。

(a) 来的有颜回、曾参、董仲舒、杨雄、朱熹、陆九渊这些儒者；“生殖器崇拜”的混账道士（如什么“祖师”、“真人”、“仙翁”之类；周朝的列御寇、庄周、墨翟三位哲学家，也被他们逼了跟着葛洪、魏伯阳、孙思邈这些混账道士去研究“生殖器崇拜”之学），杀人放火的关羽、张飞、张巡、许远、岳飞、文天祥这些武将；佛



教的菩萨；《封神传》一类书里的妖精畜牲（如什么马元帅、温元帅、王灵官、柳仙、龟帅、蛇帅之类）。

(b) 上列的六种怪物（其中虽有几个正正经经的人，但是死了千百年，现在忽然出现，也只好称他为“怪物”），十之七八都会做诗，诗的格调意境，都是一样。——这真是仙人了！我们常人，不要说各人所做的诗不能相同，就是两个人同学杜甫或同学黄庭坚，也是各有各的面目。不料一做仙人，无论中国人，外国人，文人，武人，动物，植物，……竟能做出“一套板”的诗来！

(c) 颜回、孟轲、杨雄这些人，都会做齐梁以后的七言绝句。

(d) 从颜回起，一切怪物的诗，百分之九五都用清朝做“试帖诗”时所用的《诗韵合璧》的韵。

(e) 其中言偃的诗，把十二侵的“深”、“音”二字和十一真的“新”字通押；董仲舒的诗，把八庚的“明”、“情”二字和十一真的“神”字通押。

(f) 还有几个怪物做不出四句的，更四个四个的联句，联成一首七绝。

(g) 这个乩坛是“孟圣”做“主坛”，“庄生”和“墨卿”做“代表”（这称呼和名目，照录原文。他们叫庄周做仙教——就是混账道士——的代表，墨翟做佛教、耶稣教的代表），说，因为孟轲会“息邪说”，所以主坛者“其轲也



欤”，“归孟圣矣乎”。（二句皆乱坛原文，在一篇文章里。）——我记得“孟圣”所“息”的“邪说”里面，有一部分似乎就是那位官拜“代表”的“墨卿”！

（h）关羽会写几个鸡脚爪样子的怪字。岳飞会写几个香炉样子的怪字。（“灵学丛”三字都写成香炉样子；独有“志”字糟了，写不像香炉样子。）济颠和尚、秉钺仙吏、秉笔花月仙史、卫瓘四个怪物写的字，笔姿都是一样。还有一个什么长乐金仙画的济颠和尚的怪面孔。

（i）记载门中有曰：“周代诸圣贤书体，多以篆画写今楷，书写时有极艰滞者，且笔画次第，亦不与今人同：盖均是篆书之遗意也。惟孟圣则作大草，劲而雄肆，或者曾加功摹仿后代书体欤！列庄两贤，书法尤奇。”——我看了这段话，实在不好意思多开口，只得说道，“原来如是！”

（j）有一个讲音韵的李登，会写西洋的字母和日本的假名。

账是开完了，就请大家看看罢！

陆、江、李三个怪物的《音韵》篇，我细细的拜读了一番，觉得如此讲音韵之学，真和那位王敬轩先生解“人”、“暑”二字的字形之学可称双绝。（王说见本卷三号。）

平上去入四声，是讲一个母音的长短；喉腭舌齿唇五音，是讲子音发音的所自；宫商角徵羽五音，是和那“凡工尺上一四合”一类的名称。齐梁以前，未立“平上去



入”的标题，因为“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”五字，却好是“平、平、入、上、去”（五音之“羽”，当读去声）五声，所以李登、吕静都借此五字来标上平、下平、上、去、入。不料陆德明这个怪物竟说道：

四声之说，古来无之。……原天地之籁，本具自然。发于喉者谓之宫音，发于腭者谓之角音，发于舌者谓之徵音，发于齿者谓之商音，发于唇者谓之羽音。然古来传者各异其说，或不尽同。沈氏初创，当时天子尚疑之，不见信用，犹存古法。……

说四声以前标平仄的记号，竟异想天开，牵到喉腭舌齿唇上去了。你道这种音韵之学，奇也不奇？

其下又云：

司马九宫反纽，神珙三十六母，更属支离。  
幸陈第、顾炎武、戴震、段玉裁、朱骏声辈维持古韵，不致失坠。

这更是“七支八搭”，胡说一阵子昏话。吴稚晖先生问的是“吕静《韵集》之‘宫商角徵羽’如何分配”，与三十六字母等有什么相干？更和明清以来的古音学家有什么相干？况且清朝的古音学家，有大发明的像江永、孔广森、王念孙诸人，都不叙入；忽然拉进一个碌碌因人的朱骏声，这也可笑得很。这种“缠夹二先生”，真是“少有所见”。

江永的《音韵篇》，满纸胡言乱话，完全在那边说梦



话。今录其尤妙之数说如下。略懂音韵之学的人看了，必为之皱眉摇头也。

东方多角音，西方多商音，南方多徵音，北方多羽音，中央兼备四音；而喉音则诸方各具，故音韵之学，当以喉音统其余诸声。

宫隆不过示明宫音之广声，居间则其狭声。宫居又宫中之宫，隆间则宫中之徵。

原音韵声三名，各有分则。宫韵中有宫音，宫音中复有宫声。

人籁成于音声，配合声韵，配合皆以变声叠韵，上翻下切，而成音节。

宫居二字，宫隆二字，实具反切之原，为一切声音之母。后世字母，不能出其范围。

欲知其详，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永乐大典》、《苑台秘要》诸书可检阅之，必能得其底蕴。

记得十五年前，我遇见一位“孝廉公”，他说，他乡试时，答过一个“勾股”题目；其实他于勾股之学从未研究，瞎七搭八，画了几个圆的、三角的图，填上些“甲乙丙丁”的字，又瞎做了几句说明的话，连他自己也看不懂。现在这位江慎修先生的音韵之学，若和那位先生的勾股之学相比，一个是十六两，一个便是一斤。

李登的音韵之学却更妙了，——记录者曰，“唐李登，治五方元音字母。”想来这是另外一个李登，不是那做《声类》的李登；因为做《声类》的李登，是曹魏时人也。——兹将其最妙之语录于下方：



人为万物之灵，……其心中所欲表宣其念虑之蕴蓄，……必有次第节奏以限制之，此之谓音韵；故言而有节，从口含一。

按，“音”字“从口含一”；其上半之“辛”（隶省作“立”），不知是否衍文。

音之寄于人者，本二气之能；虽有出入，其状则理在一揆。（？）如喉音，在中原有四音，其诸异域有过者否。（？）

“二气之能”，不知当作何解，可是那位朱老爹说的“鬼神者，二气之良能也”吗？“其理……”“其诸……”二句，颇觉费解。

以五方元音论桩，其最简者，莫如二十母；若稍通用，则五十音足矣，合乎大衍之数，真秘藏也；此之谓元音。若殊方之音或不尽同，有所损益，亦至微也；此之谓闰音，言其其在余而非正也。各处有各处之闰音，绝不相通；至元音，则亘古今，贯中外，自有天地人类以迄于兹无或少变；而有依时迁移，域地异阍，彼此不属，茫然不达者；此之谓变音。元音为声律之本，闰音为韵节之佐，变音为音异之源。故论乐必本性情，言礼当适起居，谈音必审闰变。

“元音”、“闰音”、“变音”之界说如此，可谓奇绝。不知道“五方”与“殊方”与“域地阍阍”如何分别？



“亘古今贯中外无或少变”之音，何以有“最简”及“稍通用”之别？且“稍通用”三字，又作何解？“二十”、“五十”与“损益”如何分别？“绝不相通”与“彼此不属茫然不达”如何分别？“故论乐……”三语，又是“缠夹二先生”的做文章法子。

……此何故欤？岂音韵果无定欤？随时随地，可以任意变易欤？夫然，则音韵可以不作。何苦穷研殚思？是岂知其道者哉？必不然矣。当必有所法式矣。

此段文调，惟有批他八个字道：“黄绢幼妇，外孙齏臼”。至其意义如何，小子不学，真“莫能仰测高深于万一”矣。

故宫转为微，而舌头舌上，齿尖齿身，轻唇重唇，古今异声，古今混用，非有他异，简繁之殊。其诸不当转而转，不当通而通。准是以例，旋宫之义明矣。

“其诸……”二语，又颇费解。“旋宫之义”，实在难“明”。

音有主音仆音。有母音父音。

“请问‘主音’与‘母音’如何分别？‘仆音’与‘父音’如何分别？”



唇音，滂，b（英、美、法、德皆同），パ（日本）。

英美法德之“b”，其音竟同于中国之“滂”，日本之“パ”，不知是几时改良的？又“美文”不知是怎样的东西？——其后有注云，“美附于英”。既曰“附”，必与英文不同。

俟《丛编》第二册刊行后，当刻列一详表：以汉文三十六母、五十母、二十母、十二母、三十六字母、陶母、谈文、华岩册二母，及明清各家之简字、省笔字、一笔字、快字、官母、奇字，等等。各种有关韵学者，亦附其中。

他原来早已知道有人在那里刊行《灵学丛志》，真是仙人了。所叙各种什么“母”，什么“字”，我见闻浅陋，很多不知道的，只好照原书圈点。明朝的“简字”，不知是什么样子？“官母”“奇字”，更不知是什么东西？

真倒楣！真晦气！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并非 W. C. 的矮墙，供给人家贴“出卖伤风”，“天黄黄，地黄黄，我家有个夜啼郎……”这一类把戏的；然而今天竟不能不自贬身价，在这《随感录》中介绍这种怪物的著作。真倒楣！真晦气！

这扶乩的邪说，本期有陈百年先生的《辟“灵学”》一篇，据心理学的真理来驳斥，说：“假使果非有意作伪，在现今心理学视之，纯属扶者之变态心理现象。”陈先生之文，皆以科学的眼光，来评判这些荒诞不经的邪说；有脑筋的人看了，决不至再为什么“灵学”所惑。



惟吴稚晖先生，实为极端提倡科学，排斥邪说之人；这回因为被朋友所拉，动了一点好奇之心，遂致那个什么“盛德坛”上发现这三篇讲音韵的怪文章。在不知其中情形者，对于吴先生此番举动，约有两派议论：一派是头脑清楚的人，说：“怎么吴稚晖也信起扶乩来了！他从前做《新世纪》、《上下古今谈》的思想见识到那里去了呢？”一派是昏头昏脑的人，说：“你看！吴稚晖都相信扶乩了；可见鬼神之事，是的确有的，是应该相信的。”前一派的议论，不过损吴先生个人的价值。后一派的议论，为害于青年前途者甚大；本志以诱导青年为惟一之天职，不可不有所矫正。

矫正之法，陈先生做《辟“灵学”》，固是“正人心，息邪说”的正办；我以为仍以吴先生之言辟之，亦是一法，因为吴先生实在不信此事，即不为“息邪说”计，亦不可不替吴先生辨明。

《灵学丛志》中有吴先生给俞复的一封信，兹录其要语如下：

……昨闻仲哥乃郎又以催眠哄动于甘肃路。鬼神之势大张，国家之运告终，其预兆乎！弟甘心常随畜道以入轮回，不忍见科学不昌，使我家土壁虫张目。先生欲以挽世道人心，于鄙意所属适得其反。……

这不是吴先生反对提倡“灵学”的铁证吗？

扶乩的要是有心作伪，则当科以“左道惑众”之罪，自不消说。如无心作伪，则为扶者之变态心理，决非那些怪物果真降坛：陈先生的论文里已经说得明明白白。若云